

中日动物类量词（助数词）研究简述

A review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nimal quantifiers

楊 嬌嬌

中日动物类量词（助数词）研究简述

楊 嬌嬌

A review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nimal quantifiers

Abstract

Through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quantifiers for counting or weighing animals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search,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basic statu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studies of animal quantifiers and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languages. The text is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which briefly introdu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quantifiers, and analyzes the particularity of quantifiers. Due to the generality and richnes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quantifiers, a large number of quantifiers have overlapping objects and scopes of counting. In addition, we believe that the complex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use of quantifiers necessitates a systematic study of quantifiers.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aper consists of three subsections: Section 2, "Research on Chinese animal quantifiers", Section 3, "Research on Japanese animal quantifiers" and Section 4,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animal quantifiers", which is the central part of this paper. This section focuses on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quantifiers studies up to now, and sorting out the basic research statu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nimal quantifiers and their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comparison, we find that the two languages share similarities in the use of quantifiers, but also have their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For example,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simplify complex things, and use known and familiar things to recognize and represent unknown things. However, Chinese animal quantifiers tend to extract the physical features of animals to count or them, which is more abstract, while Japanese animal quantifiers, on the contrary, tend to use the specific part of body nouns to count animals, which is more figurative. In addition, the stud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quantifiers has evolved from the study of external grammatical expressions and pragmatic features to the analysis of grammatical and pragmatic aspects of specific noun-quantifier collocations, and developed to the present research process to explore the links between the forms of language encoding and cognition. It's fully reflects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quantifiers research from surface to interior, from superficial to deep, and from concrete to abstract.

The third part is the conclusion, which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study of Chinese-Japanese quantifiers in a systematic way. We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quite

extensive study of quantifiers in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Whe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mmar, pragmatics, or cognitive comparison, there have been very fine observations and analyses. Indeed, many convincing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study of quantifiers of the two languages, we believe that more promising results will emerge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quantifier research.

一、引言

人类以语言符号的形式赋予事物各自的意义。这些不同的符号构成了我们熟悉的大千世界，同时也体现人类对于这个世界，最基本、最朴素的认识。这些对事物的命名或描述标志着人类认识某一事物、区别不同事物的开始。正是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以及人类能够自发认识世界的复杂性，并乐于表达自我认知世界成果的主动性的双重作用下，世界语言之林才能够呈现出如此丰富、复杂的面貌。其次，当我们深入语言世界的内部，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特殊的语言范畴，这些语言范畴是内在的民族意识的具体表现，而探索一个民族的语言范畴是能够深入了解一个民族认知方式的有效途径。汉语和日语在语言的传承与变迁中，各自衍生出复杂而精妙的量词（助数词）系统。这也作为汉语圈语言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能够有效区别于世界上其他语系。张积家、刘红艳（2009）中指出，“语言的数量表达方式的差异，体现出由思维投射到语言时，不同的语言采用不同的编码方式，体现了不同的表达原理。”这说明通过分析量词与助数词的区别与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窥见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和特点，从而探寻汉语与日语表达原理机制的差异以及中日两国人民认知倾向和思维特点，为两国人民的交流与各自语言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¹。

随着21世纪的到来，更多新兴事物的出现，更加便捷多样的表达途径也刺激着人们对量词使用的需求。如何用现有的量词去计数新兴的事物，如何运用合适的量词来实现更准确的日常表达，能否可以创造出新的量词以满足准确记录和描述新兴事物的新需求，这些问题都影响量词数量的增减，以及具体量词的所能计数范围的变化。正是在这样一步步对量词问题的反思与整合中，量词系统得以完善，量词的特殊性得以彰显。

由于量词范畴本身的概括性和多元性，它在把数量丰富、种类多样的动物名词按照一定规则分门别类的过程中，各个量词的称量对象和范围会存在重叠和区分的情况，在日常生活

¹ 张积家、刘红艳，言语产生和理解中汉语个体量词的通达 [J]. 心理学报、2009、(07)：581.

的使用中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量对多名的情况。同时，基于事物之间的存在着相似性或者相关性，看似不同的动物实际上却包含相同的特征或某种内在的联系，虽然这些特征取决于人们当前认识事物的角度、立场，甚至主观的心情，但是当人们在使用量词计数丰富的动物时，就出现了一名对多量的结果。可以看出，量词和动物名词的实际搭配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它并非是简单无序的归类，而是蕴含了一定的规律和逻辑，体现着人类认识动物的不同视角和内在的思维倾向。

因此，本文基于中日两种语言计数或称量动物的量词的特点、联系以及研究现状，力求实现从各自研究的具体情况的把握到在比较语言学的视域下，对汉日动物类量词的基本概况的综合考察。

二、汉语动物类量词的研究

1898年马建忠著《马氏文通》，称量词为记数的别称，开量词研究的先河。在《马氏文通》的影响下，进入20世纪，中国的语言学者对量词展开了一系列探讨和论证。从量词的定名到语法意义的确立，从对具体量词的历时变化的把握到对某一专书量词情况的深入研究，从对量词整体风貌的共时研究到对方言中量词的探索，学者们在有关量词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然，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汉语量词逐渐被人们科学地认识，汉语量词系统也得以明晰、确立。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明确指出在现代汉语中，能够计数或称量动物的个体量词有只、头、条、匹、口、尾、峰、个、羽、腔、仨11个。从量词和动物数量的悬殊程度来看，现代汉语量词与动物名词的搭配就不可能是一对一的关系，它们之间呈现出“一量对多名”和“一名对多量”²的特点。

刘晨红（2011）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临时性名量词的搭配与认知机制之间的联系，指出其临时性名量词与名词之间搭配的合法性成立的内在表现有以下两点，一是二者广义同一关系的建立；二是语言本身隐喻和转喻模式起的引导作用³。陈佳玲、毛智慧（2015）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解释被计数动物与量词之间的搭配机制，提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心理空间映射，这种映射受到认知主体的认知方式的支配。进而，在量词实际使用过程中，语言各要素之间的组合搭配与认知方式相互妥协、配合，才能达到形式与意义统一的和谐状态⁴。樊

² 一量对多名：一个量词可以和多个动物名词搭配。一名对多量：一个动物名词可以和多个量词搭配。

³ 刘晨红，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临时名量词与名词的匹配，北方语言论丛，2011，132-146。

中元（2016）从语义类型学角度探讨了汉语动物量词的语义关系和语义特徵，明确指出量词及其语义系统的形成与语言演变、社会文化、民族信仰与认知特征等要素息息相关，同时引入认知语言学来解释造成动物量词历时变化的原因，颇具前瞻性⁵。

汉语量词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过程，它们最初产生的原因仅仅是日常生活记忆的需要，所以在形式上只是简单地重复被计数对象，不包含任何实际语法意义。而在汉语不断演变的过程中，一部分名词或者动词的意义不断虚化，原有的词义不断削弱，它们附着在词义之上的表量或计数的功能和语法形式却逐渐加强，然后被反复使用，从而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可，形成了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个体量词⁶。从这一点看，可以说如果想要探究汉语个体量词的奥秘，试图绕开对“被迫”演变的名词以及动词的研究，而只针对量词本身进行的任何记录或者探讨都仿佛空中楼阁一般，是极不可取、很不明智的。

无论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探索个体量词的奥秘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透过个体量词简单的“数+量+名”表现形式，汉语的特点和魅力能得以体现，更是由于在汉语的数量表达方式的完善、确立的过程中，华夏文化关于具象思维的表达才能得以彰显。因此，深入研究个体量词有着重要意义，它所涵盖的不仅仅是共时的语言形式中关于汉民族语言的特点，更深深沉淀着汉民族思维与精神的历时光辉。

三、日语动物类助数词的研究

日本语言学界关于助数词研究集中在方言助数词和历时发展研究两个方面。尤其是方言助数词的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例如大野真男“琉球波照間方言の助数詞：その形態と意味構造”（1990）、布村依子、山崎纯“富山県富山市方言の助数詞：老年層と若年層の実態”（1996）、村上敬一“鹿児島県鹿児島市東千石方言の助数詞”（1996）等都是从语法、语音、语义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日本方言中的助数词。其次，日语语言学界对助数词的历时研究则是充分利用唐、元、明时期的古汉语文献以及日本古书，溯源日语助数词，梳理日语助数词发展脉络。代表学者有三保忠夫『日本助数詞の歴史的研究』、『日本語助数詞の歴史的研究：近世書札礼を中心に』（風間書店 2000）等。日语助数词的历史研究成果间接证明了日语助数词和汉语量词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这一点，研究汉语量词为完善日语助数

⁴ 陈佳玲、毛智慧. 汉英动物量词的认知聚焦方式 [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5、（11）：109-111.

⁵ 樊中元. 动物量词的语义类型学研究 [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06）：53-57.

⁶ 王博、王軍. 百年漢語量詞研究綜述 [J]. 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社會版）2020（42-1）：23.

词体系有着重要作用，相应地对汉语量词的考察研究也离不开对日语助数词的参考。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相比畜牧业、渔业可谓日本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矢野憲一（1983）认为对生活在四面环海的岛国上的日本人而言，比起稻作，与鱼的联系更为久远，他指出“鱼类是日本人摄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⁷。因此，在动物助数词的研究领域，日语语言学界将探究计数水生动物相关的助数词作为研究热点之一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日本语言学界进行相关研究的代表学者有三保忠夫、饭田朝子、吉田光演、买买提、力提普等人。三保忠夫（1999）对动物助数词进行语义和语源的梳理，得出结论，汉语和日语在动物量词上是有联系的，同时明确了这种差异最主要是由于两国人民的认知习惯不同造成的⁸。饭田朝子（2005）认为日本人选择助数词的优先级是“生物性＞形状＞功能”⁹。这一点也得到许多语言学家的认可与证明。吉田光演（2005）曾指出「日本語の助数詞の選択で重要な意味の特性は有生性である。動物や人の場合、たとえ形状特性が顕著でも有生性が優先される（『魚3匹』VS『魚3本』）。同时明确了汉语量词比起生命的有无更注重对象的形状特征，例如，“一条河和一条蛇（条多和像蛇或者河这样具有细长形状特征的对象搭配）”，重视计数对象生命的有无是日语这的独有特征。买买提、力提甫（2004）「中国語の量詞と日本語の助数詞を比較して見ると、…動物を数えるときには、一般的な動物を『匹』、大型動物を『頭』、あるいは『匹』、魚類を『本』、『尾』、昆虫類を『匹』、鳥類を『羽』、貝類を『個』…」¹⁰。文章通过大量的实例，讨论了中日量词的使用种类和所指范围。

还有一部分学者关注实际生活中助数词语音层面的使用情况，例如伊藤悠里（2004）、通过大量例子，以“1ばん、2ほん、3ぽん、4ほん、5ほん、6ばん、7ほん、8ばん、9ほん、10ばんがなぜそうなるか”¹¹这个问题为出发点，按照五十音图八行的顺序对日语中的量词进行研究，从音韵学的角度探讨量词和促音、连浊和拨音之间的联系和规律。其次，基于助数词的特殊的非常规的使用现象，讨论助数词和名词搭配的合理性以及背后隐含的心理、社会文化的意义，也为助数词本身的研究增添了新色，拓宽了日语助数词的研究视角¹²。代表的学者有小松浩子（2019）等人。

⁷ 矢野憲一著、『魚の文化史』講談社1983. 5:18.

⁸ 三保忠夫「日本語助数詞の歴史的研究：近世書札を中心に」（風間書店 2000）

⁹ 飯田朝子著、『数え方の辞典』小学館. 2005. 3:14-17.

¹⁰ 买买提、力提甫. 中国語の量詞の分類について：日本語の助数詞と比較して. 北海学園大学学園論集. 2004 119:127.

¹¹ 伊藤悠里「助数詞における考察」昭和女子大学大学院日本語教育研究紀要巻2. 22004-04-30:35-48.

¹² 小松浩子 日本語助数詞「匹」の非典型的用法：コロケーションによる影響. 上智大学言語教育センター, Lingua 30, 2019:19-31.

四、汉日动物类量词（助数词）的对比研究

在中日动物类量词（助数词）对比研究领域，研究成果呈现以下三个重点。

首先，学者们通过比较汉语和日语常用量词的意义与用法，通过具体的数据有力地说明中日量词（助数词）的特点。其中部分学者能从中日量词（助数词）的分类、意义、语法功能以及语义色彩等方面切入，细致对比与分析常用量词（助数词）的使用情况、将量词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了宝贵的教学意见。其中代表学者有闻广益（2007）、么春艳（2012）、韩兰（2012）等。此外，学者们基于浩如烟海的语用实例，从日常生活出发，明确了量词与被计数或者称量对象的搭配，抽象出二者能够搭配的一般的语言规律和人们的基本认知倾向。

其次，中日量词（助数词）的研究从早期数据、计数范围的单纯比较逐渐过渡到基于动物与动物量词（助数词）本身及其关系的考量。例如张苓（2012）中指出汉语动物个体量词偏向提取动物的外形特征来计数或称量，更具有抽象性，而日语动物个体量词则相反，更偏使用具体的身体部位名词来计数或称量动物，更有具象性¹³。虽然作者探究了具体动物量词的历时变化，总结出中日两种语言体系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但并未解释和考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张苓对于汉日动物量词的认识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被进一步加深，代表学者有廖燕等人。廖燕（2020）从被计数或称量动物的外在特征和量词（助数词）本身出发，解释造成中日动物量词（助数词）用法差异的原因。作者指出“造成汉语和日语计量动物量词用法差异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1）汉语和日语同形量词的原型意义不同，由此造成了以动物形态选择的量词的使用率不同。（2）在计量动物的量词的选用上，汉语优先考虑形态，而日语优先考虑有生无生性。（3）日语对量词的选用深受动物种类及有生无生性的影响”¹⁴。

再者，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遵循着“由浅入深”的规律，中日量词（助数词）的研究也不例外。近年来一些学者引入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人类学等多领域的经验、理论来探索量词与助数词之间的奥秘，取得了一些成果。学者们对于汉日量词的研究已经从对量词的使用方法进行简单记录和文本分析，转向更深入的基于人类共通的认知特征和对语言使用中特殊用法的研究和探索。学者们将汉日两种语言中的数量表达差异与日常生活环境、语言使用

¹³ 张苓. 论中日动物类个体量词的历时演变及比较 [C].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¹⁴ 廖燕. 动物量词的汉日对比 [J]. 散文百家（理论）、2020、（11）：111-112+114. 此部分为笔者本人译文。

者的认知倾向联系起来，加深对动物量词的理解和应用。郭蓉菲（2013）以计数或者称量鱼类的量词作为切入点，对比分析了汉语量词与日语助数词各自背后的认知倾向¹⁵，这为研究中日两种语言的区别与建议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很有借鉴意义。卿雪（2014）基于邵敬敏的动态分析理论，从外形特征类（形状类、动状类）、非外形特征类（代替类、辅助型、通用类）等维度将动物量词（助数词）分析、归类，在梳理水生动物量词（助数词）的过程中，明确汉日两种语言的差别¹⁶。作者指出若要探究汉日两种语言在计数动物时的量词使用的根本原因，还是离不开对于日本人的生活习惯、认知模式、甚至是民族气质的探寻¹⁷。这也为在比较语言学视域下，探究具体某一语言的内在普遍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读方法。

综上，可以看出，无论是汉语还是日语，在记录或者描述新事物的时候，都有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的认知倾向，都是用已知的、熟悉的事物去认识未知的、陌生的新事物。这不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共通途径，而且是世界上所有语言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石。而汉日两种语言在动物量词的区别就体现在计数鱼类的情况下，日语显然比汉语更加细致，相反，汉语在计数陆地生物的情况下也呈现出跟日语明显不同的使用倾向。

汉语量词和日语助数词的对比研究从最初对外的语法表现形式、语用特点等单纯的研究历经对量词搭配现象和内在规律的考察，发展到现在探究语言编码形式与认知之间的联系这样深层次的研究，充分体现出人们在认识事物、了解世界的过程中，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抽象的基本认知特点。可以看出，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的变化与发展的曲折过程中，人们也逐渐揭开量词与助数词的神秘面纱，掌握认识世界的基本认知规律。

五、结语

汉日语言学界关于汉语量词和日语助数词的研究存在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在各自的领域内，量词（助数词）的发展都呈现出十分完备的研究现状。无论是语法体系的建立，还是更加精细的专门研究，都取得了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二，通过前文对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发现中日语言学界的量词（助数词）的研究呈现出了不同的研究侧重点。汉语量词研究依托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偏向对量词的历时考察以及对量词词源的追溯，语言学家们注重对于量词的语法结构、功能与特性的分析与研究，他们借鉴西方语

¹⁵ 郭蓉菲. 從認知語言學看漢語量詞和日語助數詞——以計數魚類為中心 [J]. 湖北科技學院學報、2013、33 (12) : 103.

¹⁶ 卿雪. 從認知語言學角度看中日量詞對比——以動物類量詞為中心 [D]. 東北財經大學、2015.

¹⁷ 卿雪. 從認知語言學角度看中日量詞對比——以動物類量詞為中心 [D]. 東北財經大學、2015.

言学理论，致力于建立具有汉语特色的量词理论体系。与汉语量词的研究相反，日语语言学界对助数词研究更偏向于对语言现象和事实的描写和阐释，尤其关注方言助数词的记录和研究，语用研究较汉语量词研究更为丰富，且有着很强的实用性。

其次，虽然关于汉语量词和日语助数词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然而将计数或者称量动物的量词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全面且专门研究的学者很少，研究成果相对于量词（助数词）研究的其他领域也略显单薄。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了解，可以明确把握对于量词（助数词）和名词搭配多集中在基于语料库的大量语言现象的文本分析，对量词（助数词）的实际应用中出现的常规或非常规搭配的记录和整理。不足之处在于这类研究既缺少对于复杂多变的量词进行更加细化且专业的分析，又由于缺少必要的理论依据，在文本分析的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的加入研究者本身的主观臆断，使得研究缺乏客观性。

最后，在对比语言学框架之下，不管是考察不同语言之间量词的异同点和联系，还是探究影响其发展现状的原因，当前的研究都缺乏深刻的思考与多元化的解读。量词作为汉语圈语言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区别于世界其他语系的重要特征。汉语量词和日语助数词之所以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是由于语言体现着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汉日量词的共性正是基于人类共通的审美认识而造成的必然的语言现象。这一点不仅仅局限于中日两种语言，可以说是世界语言之林的共性；二是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在语言与文化上都交往甚密，有着深厚的渊源，量词的发展必然会受其影响。以往研究者片面地认为中日量词的关系仅仅是汉语单方面的输出，实际从语用的角度看，日语助数词绝不仅仅是汉语量词单方面的接收者，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复杂的历史、文化的原因日语助数词又“反哺”了汉语量词，丰富了汉语量词的内涵和艺术表达¹⁸。

参考文献

- [1] 安田尚道「古典語の数詞と助数詞」日本語学特集：助数詞・類別詞について考える. 明治書院 2009. 06
- [2] 陈佳玲、毛智慧. 汉英动物量词的认知聚焦方式 [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5、（11）：109-111.
- [3] 崔崑. 日语助数词的研究史 [J]. 外国问题研究、1996、（03）：62-67.
- [4] 郭蓉菲. 从认知语言学看汉语量词和日语助数词——以计数鱼类为中心 [J].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3、33（12）：103-104.
- [5] 飯田朝子著.『数え方の辞典』小学館. 2005. 3：14-17.
- [6] 樊中元. 动物量词的语义类型学研究 [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06）：53-57.
- [7] 吉田光演. 日本語の助数詞と数範疇の考察. 廣島大学総合科学部紀要. V 言語文化研究. 31. 2005.

¹⁸ 趙世亮.《魯迅全集》白話文的量詞研究 [D]. 河北大學、2011.

- 127-158.
- [8] 李庆祥. 日语量词详论 [M].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4. 7 (第一版): 25-80.
- [9] 廖燕. 动物量词的汉日对比 [J]. 散文百家 (理论), 2020, (11): 111-112+114.
- [10] 刘晨红.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临时名量词与名词的匹配北方语言论丛, 2011, 132-146.
- [11] 買買提、力提甫. 中国語の量詞の分類について: 日本語の助数詞と比較して. 北海学園大学学園論集. 2004 119: 113-131.
- [12] 橋本永貢子. 中国語量詞の文法化と形状量詞. 岐阜大学地域科学部研究報告第38号. 2016: 45-58.
- [13] 曲凤鸣. 日本海洋民俗文化探析 [J]. 长春大学学报, 2017, 27 (09): 66-69.
- [14] 邱小梅. 日语助数词之研究——与中文量词对照为中心 [C].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7.
- [15] 卿雪.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中日量词对比——以动物类量词为中心 [D]. 东北财经大学, 2015.
- [16] F. ウンゲラー, H. J. シュミット (著) 池上嘉彦代表 (翻訳). 『認知言語学入門』(大修館書店 2001. 11 1): 56-71, 107-121.
- [17] 三保忠夫「日本語助数詞の歴史的研究: 近世書札礼を中心に」(風間書店 2000)
- [18] 三保忠夫「古文書の助数詞」. 島根大学教育学部紀要. 人文・社会科学 23 (1), 33-52, 1989-07-25.
- [19] 矢野憲一著. 『魚の文化史』講談社 1983. 5: 18.
- [20] 宋艳军、杨光.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日语量词考察 [J]. 散文百家 (理论), 2020, (09): 112-113.
- [21] 王博、王军. 百年汉语量词研究综述 [J]. 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2-1): 21-27.
- [22] 王力著. 汉语史稿. [M] 中华书局出版, 2005: 232-257.
- [23] 王月婷、张垲、张燕萍. 计量动物的量词 [J]. 生物学教学, 2017, 42 (06): 73.
- [24] 闻广益. 汉语与日语量词的对比 [C].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07.
- [25] 许玉岭. 汉日量词比较研究 [C]. 天津师范大学, 2007.
- [26] 么春艳. 汉日量词比较研究和对日汉语量词教学 [D]. 渤海大学, 2012.
- [27] 伊藤悠里. 「助数詞における一考察」昭和女子大学大学院日本語教育研究紀要 2. 22004-04-30: 35-48.
- [28] 玉村文郎. 数詞・助数詞をめぐって. 『日本語学』1986年第8期、明治書院、1986: 4-14.
- [29] 小松浩子. 日本語助数詞「匹」の非典型的用法: コロケーションによる影響. 上智大学言語教育センター, Lingua 30, 2019: 19-31.
- [30] 张琴. 论中日动物类个体量词的历时演变及比较 [C].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 [31] 张积家; 刘红艳. 言语产生和理解中汉语个体量词的通达 [J]. 心理学报, 2009, (07): 580-593.
- [32] 赵世亮. 《鲁迅全集》白话文的量词研究 [D]. 河北大学, 2011.